春秋大事表

第一函
函八册

光緒戊子夏四月
陝西求友齋開雕

春秋大事表總叙

憶棟高十一歲時先君子靜學府君手抄左傳全本授讀曰此二十一史權輿也聖人經世之大典於是乎在小子他日當志之年十八受業紫超高先生時先母舅霞峯華氏方以經學名世數舉春秋疑義與先生手書相辨難竊從旁飫聞其論而未必識其所以然二十一先君見背讀儀禮喪服旁及周官戴記而於春秋未暇措手年二十七八執筆學爲古文始深識左氏文章用意變化處而陋近日所評提掇照應者爲未脫兔園習氣然於先君提命之旨及兩先生所往復辨論者未之及也雍正癸卯歲蒙 恩歸田謝絕勢利乃悉發架上春秋諸書讀之知胡氏之春秋多有未合聖心處蓋即開章春王正月一條而其背違者有二其一謂春

秋以夏時冠周月是謂夫子以布衣而擅改時王之正朔也其一謂不書卽位爲首絀隱公以明大法是夫子以魯臣子而貶黜君父也其餘多以復讎立論是文定之春秋而非夫子之春秋非夫子之春秋卽非人心同然之春秋又春秋强兼弱削戰爭不休地理爲要學春秋而不知地理是盲人罔識南北也雨雹霜雪失時爲災蒐田城築非時害稼時日尤重學春秋而不知時日是朝菌不知晦朔也用是不揣愚陋殫精研思廢寢與食家貧客遊周歷燕齊宋魯陳衞吳楚越之墟所至訪求春秋地理足所不至則詢之遊人過客輿夫厮隷乃始刱意爲表爲目五十爲卷六十有四首列時令表明商周皆改時改月以正胡氏及蔡氏書傳之非於吉禮表詳列十二公卽位或不書卽位明夫子當日皆是據實書

以正聖人以天自處貶削君父之謬列朔閏及長歷拾遺二表以補杜氏之長歷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時日屈指可數列疆域及犬牙相錯五表以補杜氏之土地名而春秋一百四十國之地里聚米可圖郊禘社雩崩薨卒葬蒐田大閱會盟聘享逆女納幣雜然繁夥列吉凶賓軍嘉五禮表以紀春秋天子諸侯禮儀上陵下僭之情形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乃魯稅畝而田制壞作丘甲而兵制亦壞列田賦軍旅表以志强臣竊命損下剝上之實霸統興而王道絕周室夷爲列國霸統絕而諸侯散列國淆爲戰爭列爭盟凡五交兵凡七以紀春秋盛衰始終矜詐尙力强弱并吞之世變晉楚爭衡互爲勝負其當國主兵事者左氏備載其人列晉中軍楚令尹表以志二國盛衰强弱之由宋鄭爲天下之樞晉楚交

爭宋鄭尤被其害子產有辭而諸侯是賴向戌爲弭兵之說而中
夏遂靡列宋鄭二執政表以志二國向背關於天下之故周室頹
綱魯亦守府自襄王錫晉南陽而勢益不振魯自僖公賜費而季
日益强列王迹拾遺魯政下逮二表以志周魯陵遲尾大不掉之
漸禘即祫祫即禘一祭二名而朱子取趙伯循說謂祭始祖所自
出殊不知帝嚳原非稷契之父生民長發皆商周尊祖禘祀之樂
歌斷無稱母而不稱父之理著禘祫說以明戴記祭法大傳之誣
去姜存氏去氏存姜不成文理杜孔已斷爲闕文宋儒謂各有意
義殊不知文姜哀姜之罪惡豈待去其姓氏而明況上下截去一
字人復知爲誰某聖人無此弄巧文法以俟後人推測之理列闕
文表以一掃後儒穿鑿支離之翳三傳各執一說黨枯護朽此是

彼非使學者茫然岐路靡所適從列三傳異同表酌以義理衷於一是以祛後日說經雷同偏枯之弊蠻夷戎狄種類雜出地界既殊稱名復混列四裔表別其部落詳其姓氏以正史遷允姓姬宗目為兄弟之妄戰爭滋興技巧益甚決機兩陳制變無方列兵謀表以志孫武吳起六韜三略之始文王囚羑里而演周易周公成王業而作詩書一時學士大夫占筮決疑歌詩贈答引物知類千里同風列三經表以志漢宋儒者經說傳義之祖大河遷徙從古不常而周定王五年河徙係己未為魯宣之七年春秋以河為境者六國獨係於衞列河未徙與已徙二圖以志春秋與禹貢河流遷變之自此皆有關於經義之大者既著敘論百餘首復編口號以便學者之記誦蓋余之於此泛濫者三十年覃思者十年執筆

爲之者又十五年始知兩先生於此用心良苦先母舅霞峰先生博稽衆說無美不收高先生獨出心裁批郤導窾要皆能操戈入室洞徹閫奧覙宋儒之尋枝沿葉拘牽細碎者蓋不啻什伯遠矣余小子鈍拙無似得藉手以告其成以無負先君子提命之旨與兩先生衣被沾溉耳濡目染之益謹述其緣起以識於首簡命之曰春秋大事表云乾隆十三年戊辰八月錫山顧棟高書

近世治經者有二患或未嘗一涉諸經之樊前儒之說罕經于目而自作主張以爲心得不知皆膚學舊說前賢已辨而紬之矣或摭拾陳言少變其辭氣而漫無所發明吾子寄示春秋大事表凡漢唐宋元人之書皆博覽而愼取之其辨古事論古人實能盡物理卽乎人心此僕所以許爲之序而不辭也而負諾責以至於今則有說焉鄉安溪李文貞公周易通論初成屬余序之愚自忖于易槪乎未有所明覺虛爲讚美之言無質幹可附以立也高淳張彝歎少與余共治春秋及書成以道遠難致要言他日必爲之序今僕治儀禮九易稿而未能盡通若舍己所務究切李張之書則力不能給後二故人所屬而先新知之請則心不能安故南歸後新安程起生晨夕相見而所著易通至今未序也若天幸儀禮之

業得綜李張二書旣序當次第及之太倉顧玉亭亦言有詁釋古書數種欲寄余訂正聞其身近已淹忽歐公所云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洵可悲也不識其書已成否吾子與久故宜問其家人餘不宣苞頓首

吾友顧子震滄輯春秋大事表凡五十卷屬余一言為之序余既卒讀作而嘆曰此自有春秋以來所絕無而僅有之書也古人傳春秋者三家而近世功令宗胡氏顧春秋藉是而明亦由是而晦何則公穀好以日不日月不月立例其弊也前以不日為信後以不日為渝又多以闕文強生義例至以紀子進爵為侯啟漢世隆寵外戚之漸左氏好以稱族舍族稱名稱字立例其弊也於孔父仇牧荀息泄冶之死節則多加責備於里克夏徵舒之行弒則歸咎其君貶抑忠義寬假亂賊而春秋之旨於是乎一晦左傳之謬杜氏祖述之而公穀之謬則杜氏孔氏啖趙陸氏及有宋孫明復氏劉敞氏亦既辨之不遺餘力矣胡文定當介甫蔑棄春秋之後力崇聖經矯枉過正舉其斷闕者悉以為書法所存復鼓公穀之

餘焰且時值靖康經筵進講多指復仇立說是南宋之春秋而非夫子之春秋而春秋之旨於是乎再晦胡氏之說行百有餘年諸儒復心知其非迭加攻擊至趙木訥氏家則堂氏遂欲撥棄左傳事實專以經文前後揣摩億度增造事端與郢書燕說無異而春秋之旨於是乎三晦嗚呼春秋一書蒙障二千餘載非得好學深思之君子烏能折衷衆說以歸於一是乎余於此經研窮五十年竊謂善讀春秋者前惟清江劉仲修今惟桐城方靈皋與震滄而三震滄夙承其舅氏之教垂老創爲大事表一書歷十五年而成瓜疇芋區亦復絲牽繩貫大旨謂諸儒說經之病有四其一在以一字爲褒貶而不知春秋之教比事屬辭是非得失直書而義自見其一在以闕文而強生枝節不知春秋不掌於太史歿後數十年

適出故闕誤比他經爲多無容强爲之說其一在以傳求經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胡氏謂蔿賈善謀國故與秦並列以滅其罪夫春秋謹夷夏之防豈反有愛於楚前者秦輔晉攘楚今乃從楚撓晉故特書以志晉楚之盛衰其一以春秋辨王伯謂不與桓文夫斥伯無如孟氏而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晉伯息而春秋終矣文武之天下不至被髮左衽者全在召陵城濮不必以蔡姬輿修怨深加苛論其於三傳不全信亦不全棄惟參觀經文前後數十年之事平心以求其是一切義例概爲掃除而聖人之心如日中天矣此皆其說經之大者至其論禘則宗鄭氏謂祭感生帝徵諸大雅之生民與商頌之長發而不從史遷稷契父帝嚳之說論河道則謂周定王五年河徙爲魯宣之七年春秋以河爲境者六

國而衜獨當其衝前後渡河處各以　本朝地界證實之尤爲千
古之未發書旣成震滄專以授徒不欲行世諸同人愛而爭抄手
腕爲疲各踴躍捐貲付刻以公同好余以系名其端爲幸云乾隆
十三年戊辰二月望日老友華希閔

梁溪顧震滄先生以所著春秋大事表屬余敘余卒讀喟然歎曰春秋一書尊王攘夷而重霸尊王故尊周尊周故并親魯攘夷故擯楚擯楚故并惡吳越尊王攘夷非霸者不可故重霸重霸故予桓文予桓文而秦穆楚莊雖入于夷事有近于霸則聖人兼有取焉此春秋之大畧也說春秋者自左公穀三傳而外不下百什家大約自唐以前說經者各據傳則三傳互有主客自唐以後尊經者多棄傳則三傳漸若贅瘤夫六經皆說理之書而春秋獨爲記事之筆漢藝文志云孔子觀書于太史氏據魯史而作春秋左丘明述本事而爲之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則春秋所重尤在事而春秋之事當以左氏爲斷故胡康侯亦曰事莫備於左氏但事之大小不同或合數十事而無與重輕或一二事而係天下治

亂盛衰之故若不表而出之則事無所統紀而聖人筆削之指歸終無以昭揭于天下萬古如長夜此先生所以有春秋大事表之作也事莫大于改朔而謂春王正月乃夫子以夏時冠周月又曰改時不改月是無王也是故表時令一本朱子之說主用周正而尊王之義明事莫大於正始隱公元年不書卽位魯史舊文也而謂夫子以天自處首黜公以明大法是誣魯也是故表吉禮明十二公書卽位不書卽位之實以見孔子無擅自黜公之事而親魯之義明自晉啟南陽而周益衰魯賜季氏費而魯益弱此周魯下替之漸兩國大事也是故表王迹拾遺魯政下逮而尊王親魯之義益明春秋以前諸侯無僭王者僭之自楚始歷武文成莊而其焰益熾齊桓崛起首折其角晉文代興復扼其吭召陵受盟城濮

不可勝舉余深病之嘗欲采左氏事敘於經文之下而去其書法論斷𦤎公穀之事不同者附焉又思平桓之際王迹雖衰不可云熄欲仿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爲王迹表一篇敘霸者之事之盛衰著王迹之熄之漸又欲爲天子諸侯大夫陪臣四表以著春秋世變禮樂征伐所自出庶春秋之義明例自無所用之矣而浮沈史館荏苒未成今老矣得異聞於先生又恰如吾意之所欲出故不辭而爲之序是歲夏四月戊寅朔武進同學弟楊椿

附來書

丙寅冬惠書以春秋大事表序見屬椿經學甚疏春秋義尤淺未見先生書不敢草率爲之今年春同學蔣東委以家亥叔序郵示始悉書之大概而東委述先生待序意甚迫三月杪吳江

沈懋勤來再接手柬及所著讀之知先生用心之苦致力之勤爲之肅然起敬怡然大悅繼之渙然以解竊嘗謂春秋家之弊有二一則泥於賤霸謂春秋專治桓文之罪一則惑於褒貶謂春秋有舊例有變例夫誰毀誰譽吾猶及史之闕文孔子之言也今乃於爵號名字氏族月日之訛闕謂聖人褒貶之例在是其陋不必言矣桓文時天命未改周室已衰陵夷至於敬王然後王迹熄者桓文之力也故孔子仁管仲而正齊桓孟子生於戰國王者之不作已久生民之憔悴已甚齊宣有其地有其民而不行王政僅僅以桓文爲問故孟子斥之爲不足道耳要之桓文正未可輕貶者也得先生書桓文之功罪明條例之謬誤亦見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昉於春秋歷譜諜惜所載未備亦

未嘗先生諸表簡而明詳而要顧尙有可商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葢自隱五年王師伐翼伐曲沃至莊六年救衛未嘗無征伐之事而是非倒置喜怒失常故號令不行每戰輒敗莊十四年諸侯伐宋齊桓請師於周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自是大盟會大征伐必皆請王人主之諸侯亦遂無敢抗者定四年劉子會召陵而後成桓公之會侵鄭單平公之會黃池皆不復見於經葢霸者之事卽王者之迹霸者亡而王迹熄矣似宜於王迹表中詳敘霸者之事之盛衰以著王迹之熄之漸不得僅摭王朝事名之爲王迹拾遺表也孔子言禮樂征伐以陪臣執國命繼天子諸侯大夫之後春秋初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於陳陪臣之事

始於此昭定閒陪臣恣睢甚矣萇弘爲周室忠臣亦劉子之陪臣也聖門如冉有有若樊遲子路仲弓子羔皆嘗仕於季氏今天子諸侯大夫事已詳而陪臣表獨未有似宜增之以備春秋世變春秋人物善者固多不善者亦衆表之恐不勝表今以至聖與諸賢並列似覺未安諸侯叛王始於鄭莊大夫助君爲逆莫甚於鄭之祭仲子元曼伯原繁高渠彌祝聃之屬今賊臣表止有高渠彌而祭仲等未載餘亦尚多可議似可不立此表謚法爲有土之君及卿大夫老歸者設耳而春秋亡國之君喪家之大夫亦有之且有子孫同此一謚者似宜改謚法考爲表以逸周書之謚君大夫所已謚者詳列之於左其他時令朔閏等表或闡前人所已言或創前人所未有敘論考辨說皆證據精

明議論雅正望之若大海之無津涯即之若江河之可挹注眞今古之奇觀儒林之盛業也椿先君子受春秋於宜興儲仲和先生著春秋屬辭比事直書椿駑下未能續父之業於先生書非敢妄有論也以先生虛懷故畧陳所見可否惟先生裁之序文附到辭義膚謬恐未足用秋間天氣稍涼買舟南下謁先生於萬卷樓中彼時再罄餘衷領先生教益未晚也椿頓首謹白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乾隆己巳春從子遂曾以無錫顧震滄先生手書并所著春秋大事表郵寄於余請爲之序序曰昔之言春秋者莫善於義莫不善於例義者宜也例則舞文弄法吏所爲非春秋教也自漢胡毋生著公羊條例廷尉張湯用之以治大獄丞相公孫弘以其義繩臣下江都相董仲舒撰決事比於是公羊家以春秋之義爲獄吏例矣穀梁氏因之左氏後出經生恐不得立於學官仿公穀二家爲書不書之例引孔子君子之言附益之後儒未察謂皆出於丘明杜預集傳中諸例爲釋例十五卷四十部而習春秋者益但知有例不復知有義矣司馬遷云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指者胡毋生例也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李燾曰今更闕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則春秋文脫落蓋甚於他經後人欲於月日名字爵號氏族

之間以一二字同異爲聖人之襃貶且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
之有斷例豈不謬乎先儒謂公穀深於理而事多謬左氏熟於事
而理未明敘事亦多失實夫公穀考事之疏不必言矣至以祭仲
出君爲行權衞輒拒父爲尊祖無父無君已甚猶謂深於理乎左
氏則見聞之廣紀述之詳後之人讀之尙能發爲至論況其自爲
之焉有所見之不明所敘之失實如昔賢所譏者乎隱二年王貳
於虢蓋鄭以王爲貳王亦受鄭之言貳欣然交質左氏直書之以
著平王之不君鄭莊之不臣耳非以貳爲是也君子曰以下則經
生所益之論斷非左氏見理之不明也齊桓侵蔡釁由蔡姬晉文
侵曹伐衞起於觀浴之與與塊皆事之不可隱者否則召陵城濮
仁義之師非霸者之舉矣不得言左氏敘事之失實也其他苛論

敗績厲悼繼之鄢陵再創蕭魚三駕而楚始不能與晉爭此尤夷夏進退之機霸業盛衰之界爲春秋第一件大事也是故表晉楚之交兵爭盟而攘夷之義明重霸之義明時秦亦起自西戎而三置晉君義聲頗著又嘗從晉以勤王助晉以犄楚事皆近霸楚雖猾夏然討徵舒之罪許宋鄭之平有霸者之風至於吳晉雖用以斃楚而柏舉之師以班處宮非霸者事闔廬貪暴夫差荒淫黃池之爭長未定於越之入吳已亟霸亦不終句踐之狡詐猜忌已開戰國之習去春秋之霸遠矣是故表齊晉秦晉晉吳吳楚吳越交兵爭盟之事而攘夷以重霸之義愈明春秋之初鄭莊有創霸之心其後宋襄有求霸之事而皆阻於力之不及然兩國當天下之衝固霸者之所必爭而其從違向背亦霸者所視以爲盛衰者也

故其會盟征伐亦不可以不表其他大如魯衛小如邾莒以及陳許曹蔡之屬亦時有蟻穴之爭螳臂之鬭無與天下大勢則從畧焉春秋時世卿執政故當國之人最重當國得其人則強者以興弱者以存不得其人則强者召亂弱者致敗所謂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者亦大事也如晉中軍楚令尹宋鄭執政皆是也皆不可以不表弑逆大惡滅亡大故災異大變春秋所載不止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日食星隕之不可勝計也然世有覇主則亂賊見討遇災而懼存亡繼絕之義猶有行之者覇亡而此義遂熄矣是亦不可以不表郊禘大禮而敢於僭婚喪亦大禮而敢于瀆且亂以至過賔往來治軍寛猛覘國者毎以其有禮無禮卜勝負占禍福焉五禮皆大事也不可以不表朔閏表本杜氏之長歴而補其

缺畧疆域表本杜氏之土地名而詳其沿革人物表仿班氏漢書之例然漢書乃一代之史而上及羲黃列爲九等高下亦多舛誤兹則人非春秋時者不列而位置高下亦較核至于黃河之遷徙不常四裔之種落各異亦考古者所當究心之事兩表尤前人之所未及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缺文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則夫史之缺文與其同異大槪各因其舊作史者所不免也而必欲字字生義以爲有意缺之而異同之且謂聖人之褒貶在是則附會穿鑿之病轉以益滋是故表春秋之缺文則春秋之眞面目自出表三傳之同異而三傳之得失亦自見矣若夫有表必有序有序必有論有論兼有辨有說更編爲口號以便人之記誦或古人之所信而辨其誣或古人之所疑而證其

是或貶古人之所褒或褒古人之所貶皆出于震滄之苦心獨斷而實核其事之至當與理之不易者初未嘗以私意參之者也要其大指總不越乎尊王攘夷尊王攘夷總不外乎重霸蓋春秋之時固不可一日而無霸者也孟子無道桓文聖人則思王者不得降而思霸思霸正所以維王迹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以皇帝王霸配易書詩春秋其深識此意也夫夫學者著書立說有文人之書有學人之書有儒者之書文人之書持論極工而事未必核學人之書紀事極核而理未必正儒者之書說理極正而又不免於迂康侯之傳儒者之書也左公穀三傳學人之書也唐宋以來說經諸家大都文人之書也震滄是書論高而事核兼有文人學人之長理不悖于儒者而又不失之迂讀春秋者可以知所折衷矣

余受震滄之屬就愚所見而發明之如此

乾隆歲次丁卯嘉平月上浣三日臯里同學弟楊繩武頓首拜撰

古今善言春秋者莫如孟子其言孔子繼前聖而爲治也頻舉春秋非以春秋大於諸經也使夫子得位行道周易自可贊詩書自可刪而制作禮樂更不待言矣獨於春秋可無作所謂吾身親見之也邪說暴行之禍極於亂賊春秋明天子之事以正之二帝三王之統絶於桓文春秋紹王者之迹以維之顧兩君在莊僖之世於二百四十餘年中曾未及乎四之一而概以桓文之事何也春秋之運以桓文而開春秋之作以治桓文爲要治之奈何如其所事而詳書之俾是非功罪咸自見焉乃所以治之也世無禹湯文武則桓文爲救世之人宜乎聖心有深嘉樂與者然亦卽爲代興之人而王迹於焉永熄矣此又聖人所深憂也迄乎獲麟去霸業逾遠又思其次而不可得矣故言乎桓文而始中終皆舉之也汾

少肄業左氏於經有若望洋而首以春王正月爲疑後檢朱子語類亦云爾乃其言春秋也較諸他經不啻什伯中之一二又始終謂爲不可曉不敢問蒙益藉口自慰不復問津矣顧子復初奮乎千百世之後創成大事表若干其書上蟠下際茹古涵今於我所獨而非立異也於衆有稽而不苟同也遠紹旁搜囊括萬有而一出於心所自得用以承朱子未逮之志而大肄力焉厥功偉矣侚不鄙余而虛衷下問且以敘請余何敢辭抑昌黎有言譽盛德者入耳而不煩又奚多事喋喋爲聊以平日所講習於孟子者指次春秋義例或庶幾乎管窺之一得是用就正於復初復初如以爲然即以是弁諸首可乎乾隆戊辰臈月望前二日毘陵仝學弟蔣汾功

春秋綱領

歐陽氏曰傳之于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取其卑小之說不可也

朱子曰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貶孟子有幾處說春秋處皆看得地步闊聖人之意只如此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聖人不解恁地細碎

先儒說春秋添一字減一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桓公不書秋冬史闕文或謂貶天子之失刑可謂亂道夫子稱顏淵不遷怒至作春秋卻因惡魯桓而及天子可謂桑樹著刀穀樹出汁者魯

桓之弑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
貶滕子而滕遂至于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
或論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爲
也昔嘗有人言及命格子曰命格誰之所爲乎曰善談五行者
爲之也子曰設若自天而降具言其爲美爲惡則誠可信矣今
特出于人爲惡可信也或又謂春秋多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
法多不同曰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
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求之
莫識其意是後世舞文弄法之吏之所爲豈聖人而出此乎
學春秋者多鑿說後漢五行志載漢末有發范明友家奴冢奴猶
活明友霍光女壻說光家事及廢立之際多與漢書合某嘗說

與學春秋者曰今如此穿鑿說亦不妨只恐一旦有于地中得
夫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時之意不如此
鄭夾漈氏曰以春秋爲褒貶者亂春秋者也聖人光明正大不應
以一二字加褒貶于人不過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自見又
曰目前朝報尚不知朝廷之意况千百載之下而遂逆推千百
載上聖人之意耶
黃東發氏曰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如國
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故國以罪之及有不
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故
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日月至必有地所此
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故致以危之不月以外

之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則又爲之遁其辭則是非以義理求

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

聖人能與世推移世變無窮聖人之救其變者亦無窮春秋初年

王室微諸侯强故抑諸侯以尊王室及諸侯又微而夷狄又强

則又抑夷狄而扶諸侯聖人隨時救世之心正如此而世儒乃

動以五帝三王之事律之此議論之所以愈繁多而愈不得其

眞也今惟以春秋之世而求聖人之心則思過半矣

呂朴鄕氏曰春秋事成于日者書日成于月者書月成于時者書

時其或應書而不書者史失之也說春秋者多以是爲褒貶愚

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渝之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

將以渝之者爲是乎信之者爲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邱之盟

則日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爲是乎美之者爲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于內而公在外其不與小斂明矣又何以書日公羊曰遠也然公子彄亦遠矣又何以書日穀梁曰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此類不一而足皆疑誤而難通若因其所書月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則有之矣莊三十一年春夏秋三築臺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其纔閱三時而大役頻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則有以見其連歷二時而災害荐作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其閱三時而窮兵于外也若此之類蓋于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著其興兵之暴昭七年

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志其留夷之久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書其亢旱之甚若此之類蓋于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著其八日之閒而再見天變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則著其旬日之閒而取其二邑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見其嘗于災餘之爲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見明日乃葬之爲無備若此之類蓋于書日見之

左氏熟于事而其閒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近于理而其閒有害于理之正學者不可不知也左氏之失實姑楚之荐食上國賴桓文出攘之其功偉矣然桓文豈能驟舉而攘之必先翦其手足披其黨與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晉文將攘楚必先

有事于曹衞此事實也左氏于侵蔡則曰爲蔡姬故于侵曹伐
衞則曰爲裸浴與塊故其病在于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
攘夷安夏之績皆晦而不彰則左氏未可盡以爲據也至公穀
之害理甚衆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啟
後世妾母陵僭之漸穀梁論世子蒯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
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長父子爭奪之禍晉
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趙鞅歸于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
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爲辭者矣公
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
受辭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
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紀侯大去其國聖人蓋傷之

公羊則以爲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後世有窮兵黷武而以春秋之義自許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罪在祭仲公羊則以爲合于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弈棋者矣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君如武帝臣如雋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其爲害豈不甚于敘事失實也哉而何休之謬爲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耳而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于魯滕侯卒公羊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何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之王滕子先朝故褒之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何休又爲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于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于同母之兄弟而薄于父之枝者未必不自斯言啟之

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其言固有據也何休乃爲之說曰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後世有惑于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不自斯語禍之若此之類不一而足三子之釋傳惟范甯爲少過其于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而何休則曲爲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耳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程積齋氏曰春秋有大屬辭比事有小屬辭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觀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觀之大凡春秋一事爲一事者常少一事而前後相聯者常多其事自微而至著自輕而至重始之不愼卒至不可救者比比皆是必合數十年之通而後見或自春秋之始至中中至終而總論之

此正所謂屬辭比事者也而先儒或略之乃于一字之閒而究其義此穿鑿附會之所由來也

張彝歎氏曰諸儒多以稱字爲褒內如季子來歸外如宋子哀來奔皆以爲褒其賢也顧于析邑歸仇之紀季則賢之而于因辭復國之許叔則又罪之于蔡季歸國則賢之而于蕭叔朝公則又罪之于高子來盟則賢之而于仲孫省難則又罪之至華孫來盟義不可通則又以爲義不係乎名說終不得而定朱子曰如王人子突救衞自是衞當救當時有個子突夫子因舊史存他名字如何卻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衞故書字推此則知爵氏名字不關褒貶

三傳言侵伐各不同李氏駁之極是文定以爲聲罪致討曰伐潛

師掠境曰侵亦未盡然也蓋伐云者執言而來陳兵于境必服而後去之不服則戰不戰則守守之固則圍之守之不固則入之故春秋書伐之後則有或戰或圍或入之事而書侵則無之無所執以爲言入其境而卽去志不在于服之不及其戰何用其守不暇于圍何至于入至以爲潛師晉定公合十八國之諸侯有事于楚而召陵書侵非潛師可知矣又以侵爲貶辭然易稱利用侵伐大雅稱侵阮徂共泰誓曰侵于之疆則侵非不善之辭又如魯受伐則書伐受侵則書侵據實書之何係乎襃貶哉

諸儒以爲春秋于內大惡諱然諱弒書薨而且以不地著之而桓宣翬遂之爲賊文姜哀姜之與弒則終不得而諱也其他孰有

大于國母宣淫之醜乎孰有大于朝齊朝晉朝楚之辱乎孰有大于郊禘蒐閱之僭禮易許田不視朔之變制逆祀而躋僖公瀆倫而娶同姓乎孰有大于剌公子買公子偃之殺無罪乎孰有大于丘甲之虐用民力田賦之厚斂民財乎則備書于冊而又何諱焉蓋聖人正惡夫禮樂變爲干戈仁義泯于功利諸侯強而荆蠻横小侯滅而大族興簒弑叛亂接迹于世而作春秋以著其變亂之實使義取乎諱則春秋亦可以不作矣

諸儒以書公子不書公子書氏不書氏爲褒貶然考春秋初年內有不稱公子不稱氏之大夫非以奪之者貶之也春秋中葉以後外無不稱公子不稱氏之大夫非以予之者褒之也褒貶在事不在氏族名字

春秋書葬不書葬內而赴于諸侯以禮葬則書不以禮葬則不書外而魯往會則書魯不往會則不書因乎舊史非有筆削公穀以為君弒賊討則書葬賊不討則不書葬殆未盡然也

春秋之作非以維王迹乃著王迹之所以熄也會盟有見于傳而經不書者或于大故無關或又煩而可省諸儒以為惡而削之諱而削之皆非也

文公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雖大夫將而皆諸侯之事故不必名大夫不必舉諸侯之爵而義自見文公以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詳大夫之名以見義非大夫將者則舉諸侯之爵以別之其有不必詳者亦從略書人故前則書人者十之七八後則書人者十之二三此春秋之大義也諸儒于前之書人者概以

爲貶至于事有差善而不可以通者則又以爲將卑師少于後之稱名稱帥師者概以爲無貶至于事有極惡而不可以通者則又以爲不待貶而惡見是非予奪遂至失實朱子曰夫子只是將當時之事實寫在此人見者自有所畏懼若云去其爵予其爵賞其功罰其罪卻是謬也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春秋有將卑師少而稱人或貶而稱人然又有宜貶而書爵者如成四年鄭伯伐許傳謂稱鄭伯以著其惡是也又有不宜貶而書人如僖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胡氏謂有服展喜之善諱齊侯而書人者是也以一事而前後異書同一報怨文二年伐秦報彭衙之役四國貶稱人而三年伐秦反書晉侯以一時而美惡同稱如同時會伐成二年晉合宋衞

伐鄭鄭附蠻夷盟主有辭于伐故晉侯稱爵然宋衞又以背殯越境而亦書爵矣忽以稱人貶忽以稱爵貶忽又以稱爵爲無貶莫善于齊桓之伐楚次陘而書爵莫惡于楚成之執宋公伐宋而亦書爵則後世何所取信哉夫春秋大義凡伐之法掌于司馬諸侯非有王命不得興兵故通經書伐二百一十有三皆譏也而其罪之輕重則各以其事見義不關乎稱人與稱爵也茅堂胡氏謂讀經當看大旨有疑且闕之此最是讀春秋之法于可疑者而必欲爲之說則穿鑿傅會而大義反爲之晦矣如書執國君十有三惟宋執滕子嬰齊晉執戎蠻子赤書名或曰嬰齊書名遂失國也然晉人之執虞公非遂失國乎何以不名或曰自外于齊盟也負芻弒君之罪不更甚于外齊盟乎何以不

名執戎蠻子赤書名或曰外之楚誘殺戎蠻子例當書名而不書或曰夷狄相殘略之執戎蠻子例不當書名而書名皆臆說也春秋大義不過罪其不以王命而執諸侯書以著其無王之罪耳罪當施于執者不宜施于受執者無名之道也或曰衍文蓋疑之而未可定也則闕之可也又如經書諸侯出奔十有二惟衞侯成公出奔楚衞侯獻公出奔齊郕伯來奔不名或曰衞鄭不名叔武攝而位未絕也衞侯衎何以不名乎或又曰著衎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也北燕伯欵蔡侯朱莒子庚輿邾子益亦立以正者又何以名乎郕伯來奔據傳太子朱儒竊地來奔此正突朔之比何以反不名乎春秋大義不過罪其遁逃苟免書以著其失國之罪耳諸侯失地書名其不名者或曰闕文蓋

疑之而未可定也則闕之可也又如執君不名執君歸書名其執也大義罪執之者其執而歸書名也大義罪受執者所以著其嘗失國爲後世戒也而曹伯負芻之歸不名或曰天子赦之責王之縱釋有罪若名負芻以正其罪不更可以著王之釋有罪乎又如書國滅出奔大義責其不能死社稷耳而譚子弦子温子不名徐子章禹獨名或曰徐子既已服吳而出奔責其無興復之志也然何用知三君有興復之志而不名乎或曰不名史失之蓋疑之而未可定也闕之可也闕之無害于春秋之大義也

滅同姓書名獨衞侯燬誘殺書名獨楚子虔疑者以爲羨文蓋以齊滅紀滅萊晉滅虞虢楚滅夔皆滅同姓而未嘗書名楚誘殺

戎蠻子亦不書名也然春秋書衞滅邢雖不書名而滅同姓之惡著矣書楚誘殺蔡侯雖不書名而楚虔猾夏之惡著矣不以書名而罪加增不以不書名而罪加減雖謂之羨文可也

趙東山以魯與邢俱周公之後衞滅邢而魯不救爲無親故聖人特名衞侯以示親親之道雖罪衞而意實責魯此正朱子所謂桑樹着刀穀樹出汁者

程積齋說春秋不書常事凡崩薨卒葬皆以爲聖人有故而書此亦是鑿

春秋綱領終

讀春秋偶筆

春秋一書一以存綱紀一以紀世變如吳楚本僭稱王春秋止書曰子又如吳楚之君不書葬此聖人之不因魯史特削以示義所謂存綱紀也又有世變所趨不得不存之以紀其實如楚始書荊人繼書楚人後書楚子此因其勢漸盛交通于中國魯史書之聖人亦因而不變所以紀世變也若概書曰荊則蠻夷猾夏之實轉不可得而見乃或以爲嘉其慕義而進之或因一事之合禮而褒之皆非也罪莫大于覲兵問鼎而聖人書曰楚子伐陸渾之戎諸儒又將何說哉

春秋中葉或前書楚子後書楚人又書楚師後又復書楚子諸儒以爲襃貶所係皆非也如城濮柏舉俱戰稱楚人敗稱楚師蓋

立文不得不如此爾其餘或書爵或書人以君不在而大夫將則稱人或以討賊之義予之則稱人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如蔡人殺陳佗衞人殺州吁之類是也閒有君將而亦書人者如齊人伐我北鄙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亦義存乎其事初不以稱人爲貶如以爲貶則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滅蕭伐宋圍宋其憑陵上國甚矣聖人反書爵以予之乎

春秋有只一書以見義者如子同生肆大眚鄭棄其師成宋亂宋災故王室亂終春秋不再見此聖人之特筆不必屬辭比事而可知者也有屢書再書不一書以見義者如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至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首尾凡十七年書紀凡十四事著齊首滅國而紀委曲圖存終不得免憫紀之亡而傷齊之暴

也桓三年正月公會齊侯于嬴至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一年之中連書六事皆爲昏文姜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至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三年之中連書十四事皆爲昏哀姜志閨門之禍謹履霜之漸詔天下後世以閑有家之道也自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至莊元年王姬歸于齊兩年之中連書九事志魯桓之見殺于齊而魯吞聲飲恨爲可憐而可痛也自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至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七年之中連書凡十七事志齊襄之淫恣夫人之無恥而魯莊之忘父事仇縱母淫奔更會狩會伐以取媚至元凶就殛而後已爲悖天而逆理也自莊九年齊人殺無知至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五年之中連書凡十一事志莊公之忘父仇而欲

定仇國納子糾又見殺與齊爲難至桓公定伯而後已也自僖
十七年齊侯小白卒至二十七年楚人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
首尾十一年連書凡三十四事志宋襄嗣伯無功荊楚暴橫莫
制諸夏瀾倒汲汲有左衽之憂而晉文之出爲刻不可緩也自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至二十九年盟于翟泉兩
年之中連書凡二十三事志晉文之一戰而伯諸侯翕然背楚
歸晉如日中天患楚之深故予晉之亟也自僖三十三年晉敗
秦師于殽至文五年楚人滅六六年之中書晉秦楚三國凡九
事志秦晉搆難晉人失援而楚得滅江滅六鴟張無忌也自文
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至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首尾
凡十八年書晉楚凡二十事志楚莊桀驁晉伯中衰楚得挾義

聲以鞭笞列國馴至入陳服鄭并得宋幾有天下之半也自宣十年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至宣十八年歸父還自晉及笙遂奔齊九年之中書歸父凡八事志宣公德襄仲而寵任其子主會盟專征伐頗出季孫之上卒至力小任重謀去三桓君薨而身見逐也自成二年楚公子嬰齊會十二國之大夫于蜀至襄二年公會諸侯于戚遂城虎牢首尾凡十九年書晉楚凡十一事志楚勢鴟張鄭尤屢服屢叛雖以鄢陵之勝而不能得鄭必扼其要害而後乃服從也自襄元年圍宋彭城至十一年會于蕭魚書晉楚魯宋陳鄭凡三十四事志晉悼再伯勤宋以爲伯之始服鄭以爲伯之終晉盛而楚不能抗也自昭二十二年天王崩王室亂至昭三十二年城成周首尾十一年書朝猛敬

陝西求友齋

王凡十四事志王室不綱晉亦失伯不能急救天家之難陵遲至十年之久也自昭二十五年鸜鵒來巢至定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首尾凡八年書昭定之廢立二十四事志季之强横昭之屈辱而天下無伯之非細故也自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至八年歸邾子益于邾八年之中書邾魯凡十一事志三家死君忘父定公骨未寒而殘虐邾國卒至吳齊交伐而後乃悔禍而存亡國也此須合數十年之通觀其積漸之時勢眞如枯旱之望雨聖人之意自曉然明白于字句之外而豈以一字兩字稱人稱爵爲褒貶哉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時勢凡三大變隱桓莊閔之世伯事未興諸侯無統會盟不信征伐屢興戎狄荆楚交熾賴齊桓出而後定

此世道之一變也僖文宣成之世齊伯息而宋不競荆楚復熾賴晉文出而復定襄靈成景嗣其成業與楚迭勝迭負此世道之又一變也襄昭定哀之世晉悼再伯幾軼桓文然實開大夫執政之漸嗣後晉六卿齊陳氏魯三家宋華向衞孫甯交政中國政出大夫而春秋遂夷爲戰國矣孔子謂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實一部春秋之發凡起例逐年有發端逐代有結案有起伏有對照非可執定一事以求其襃貶也

春秋大患在楚堪敵之者惟晉然必晉與秦合而後可制楚僖二十八年書晉侯宋公齊師秦師戰于城濮晉秦合志晉伯之所以盛文十六年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秦楚合志晉伯之所以衰此對照也中原之要害在宋鄭晉得鄭則可屏蔽東諸侯楚

得宋而患且及魯宣十五年夏宋人及楚人平而其年春公孫歸父先會楚子于宋此楚伯之極熾也襄十一年諸侯會于蕭魚而楚旋執鄭良霄不復以鄭爲事此晉伯之極盛亦一對照也齊伯息而宋興宋襄死而晉興晉成景不競而楚莊熾楚莊死後幾及二十年而晉伯復盛此起伏也齊合江黃爲召陵之師而江黃卒見滅于楚晉合齊秦以戰于城濮遂一戰而伯此對照也秦自殽之戰仇晉而與楚合晉伯不競者數十年晉不得不通吳以犄楚成十五年會吳鍾離此發端也至哀十三年晉楚俱衰而吳復熾與晉爭伯黃池之會此結案也齊桓之發端在北杏首欲得宋屢爲興師伐鄭伐郳至僖十五年牡丘之盟宋鄭伐曹以與齊貳此結案也宋襄之發端在甗之戰以立

孝公攘齊之伯至敗泓之後齊卽伐宋圍緡此結案也晉文之發端在踐土以尊王迨其末也昭三十二年會諸侯城成周亦以勤王室此結案也夫子直書其事而天下之大勢起伏自見褒貶卽存乎其間矣

看春秋眼光須極遠近者十年數十年遠者通二百四十二年自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此發端也至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是結案志蔡之積怨而能報楚而褒貶寓其中矣自僖十九年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此發端也至昭八年楚師滅陳是結案志陳之招楚適自貽患而貶卽寓其中矣隱十一年鄭伯入許此發端也至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是結案志鄭之志在吞許歷二百

八年之久而卒滅之以著鄭之暴而中閒之許叔入許及許之四遷鄭之屢次伐許圍許皆其聯絡照應也僖十五年宋人伐曹此發端也至哀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是結案志宋之志在并曹歷一百五十九年之久而卒滅之以著宋之暴而中閒之盟于曹南及屢次之圍曹伐曹皆其聯絡照應也成七年吳伐郯此發端也至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是結案志吳之暴興而亦速斃而中閒之入楚破齊與晉爭伯皆其倏忽變幻也隱四年書翬帥師而十一年有鍾巫之禍宣二年書公子歸生帥師而四年有解黿之禍宣元年書趙盾帥師趙穿帥師而二年有桃園之禍成六年八年九年連書晉欒書帥師而十八年有匠麗之禍此起伏之在十年以內者蓋弒君有漸其大要在執

兵權不至弑君不止滅國亦有漸其大患在數侵伐不至滅國不止聖人灼見諸國之時勢亂賊諸人之心事而次第據實摹寫之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盟會不書公左氏俱以爲諱不知此經文偶闕公字耳公穀現有公字又當如何立說國惡莫大于成宋亂及文姜之如齊如莒此而不諱何獨諱此乎

余於先儒及近代春秋說瀏覽幾遍然十分愜意者頗少惟孫明復孫莘老及陳君舉三家爲差勝餘如程積齋或問家則堂詳說儘有佳處然俱以春王正月爲夏正鄭漁仲亦祖其說最後讀黃東發日抄亦無確見姑從戴岷隱在東宮所講謂三代雖有改正朔之事而天時恐無可改何其不細玩經文而但惑于

冬不可爲春之說也此不須別說只經文春無冰及春王正月
日南至二句便確然是周正無疑只張翠屏先生春王正月考
是不磨之論葉少蘊夢得說執曹伯畀宋人謂宋人下當闕一
田字此千古隻眼然以十二公配十二月周官三百六十職配
三百六十日迂戾可笑趙木訥多于三傳之外摹擬揣度另造
事端亦未可信惟
本朝方望溪及張彝歎二先生所著得聖人之心什八九矣
鄭夾漈謂說春秋有三家有以春秋爲一字褒貶者有以春秋爲
有貶無褒者有以爲褒貶俱無者泥一字褒貶之說則春秋一
書字字冰霜劍戟聖人之心不如是之勞頓也泥有貶無褒之
說則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之心不如是之慘刻也泥褒

貶俱無之說則春秋又似叢語瑣說聖人又非無故而作經也鄭氏之言極是聖人之心正大平易何嘗無褒貶但不可于一字上求褒貶耳孟子明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以爲無褒貶則是有文事而無義也如此則但有魯之春秋足矣孔子更何用作春秋乎近日有厭文離之說而竟將春秋之褒貶抹去者矯枉過正亦非聖人之意有以春秋爲有筆無削者是即無褒貶之說也夫未修之春秋即不可得見而左氏之書具在如襄公親送葬楚子昭公昏于吳豈有不遣卿大夫往會吳楚葬之理而終春秋吳楚之葬不書此削之以示義也襄公葬楚子不書而于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見之昭公昏于吳不書而于哀十二年書孟子卒見之

此例之以示諱也又如十二公之納幣逆夫人魯史皆書而春秋于僖公襄公不書此所謂合禮不書也世子生皆書而春秋止書子同生此所謂常事不書也此皆其顯然可見者如以爲有筆無削則春秋竟是一部鈔胥何足以爲經世大典乎

春秋有以一事而累稱不殺曲折盡意不煩傳說而顯然明白者如隱七年春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十六言則志王室陵夷外裔肆横衞不修方伯之職魯不行報聘之禮爲可誅也桓二年春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凡三十言則志公納寵賂成篡弑而又薦于周公之廟爲蔑王章而紊祖制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

齊師秋師還凡三十言則譏其老師費財連結與國親仇讐而滅同姓也宣四年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凡十五言則譏其恃强凌弱强人從我借公義以濟其貪欲也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師戰于鞌齊師敗績凡四十三言則譏其以忿興兵魯四卿並出三國之大夫皆以名見兵權下擅爲大夫執政所自始也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凡二十七言則譏其蔑天僭禮可已而不已也此非貶乎而謂藉一字以貶乎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凡四十二

言受盟而退不用力征僖二十八年夏四月乙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凡五十二言一戰勝楚天旋地轉襄十九年秋七月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凡十八言行師得禮卒格遠人此非褒乎而謂藉一字以褒乎又如盟會邾莒滕薛皆稱人雖晉宋亦閒有稱人者略之也文七年十五年十七年扈三次會盟俱不列序諸侯而定四年召陵之會十八國之諸侯無不列序其爵者則以楚瓦不仁從楚諸侯悉起從晉而荀寅以求貨而失此機會爲可惜也昭十三年平丘之會十四國之諸侯無不列序其爵者則以棄疾新立楚方內亂晉復得宗諸侯而叔向徒盛兵威而失

此機會為可惜也此皆有關于天下之大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勢數變如高山大川學者須高處立大處看形勢曲折高低起伏自見若區區執定一句又求之一字兩字如鑽入鼠穴聖人之心不得出矣

春秋又有各為一事不宜連屬看者如莊二十二年肆大眚與下葬文姜自是兩事而穀梁彊連之謂文姜罪本不應葬若不赦除衆罪而書葬為嫌天子許之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與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自是兩事而公羊彊連之謂殺大夫不死曹君之難者僖十四年沙鹿崩與十五年韓原之戰自是兩事而左氏彊連之謂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文十二年杞伯來朝與下子叔姬卒自是兩事而左氏彊連之謂來朝時請絕

叔姬而無絕昏十四年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自是兩事而公穀彊連之謂單伯淫乎子叔姬支離扭揑增造事端此以屬辭比事而誤用之者也

先儒說春秋爲孔子之刑書凡誅殺爵命之見于經者皆罪也如天王殺其弟佞夫此不當殺而殺也殺王子朝則不書矣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此不當殺而殺也鄭殺其世子華則不書矣刺公子買刺公子偃皆無罪也殺公子慶父則不書殺公子牙則變文書卒矣春秋書爵命三皆譏天王之濫賞也他如錫齊桓公命錫晉文公命錫晉惠公命錫衛襄公及齊侯環命無論當否皆不書此詳內而略外也謂聖人貶桓文之功而削之亦非也僖王以一命命曲沃武公爲晉侯此最害

理而春秋不書此時晉未通于中國不告故魯史亦無從而書也大抵觀其不書者而聖人特書之旨自見此最是看春秋之一法

莊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據左傳華督亦見殺督爲正卿宋之赴告自必先于牧此是魯史書之而聖人削之也近日毛大可氏乃云此是宋人不赴故不書若云孔子削之是絕人自新之路唐堯衞武俱稱晚蓋此論殊謬夫弒君大惡豈有可改過自新之理堯篡帝摯衞武弒其兄和而自立此野史誣罔之言豈可信乎此過執春秋因魯史之言而失之者也

未修之春秋明見于左傳者有二其一見宋華耦之言曰臣之先臣督得罪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其一見衞甯殖之言將死召

惠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此各國皆書魯之春秋亦然而仲尼一因之一改之曰衛侯出奔齊以自奔爲文蓋弑君則責在臣子之討賊君出奔而將來復入爲君如此書自覺非體書君自出奔以全君臣之分也此聖經改魯史之鑿然可據者

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蓋孔子作春秋天王亦在誅貶之列然不過直書其事而自見如隱公不朝聘天王而王遣使賵惠公之妾桓公弑其兄而王追錫桓公命文姜弑其夫齊襄淫其妹而王使魯主王姬之昏三綱淪九法斁昭然具見初不必名宰咺王去天以示貶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桓文亦假託其事者故聖人亦有取焉然齊桓之一匡九合可取而其

滅譚滅遂降鄣之罪不得爲桓公諱也晉文之勤王定伯可取而其召王巡狩擅執衞侯之罪不得爲文公諱也蓋春秋只列各人之供招罪狀未嘗判斷謂某人應得何罪某人應麗何條朱子云當時只說張三打李四李四打張三未嘗判定云張三應杖六十李四應杖四十

春秋云諸侯盟于扈（見文七年）從此無天子曰大夫盟（見襄十六年）從此無諸侯齊桓死而僖公至以楚師伐齊取穀晉伯息而哀公兩會吳伐齊夫子所以有被髮左衽之懼

胡傳云王朝命大夫例書字附庸之君例書字案尊卑有定位若諸侯書名而大夫書字侯伯書名而附庸之君反書字聖人之立法疑倒置矣此不過因邾儀父及王人子突稱父稱子有類

于字耳不知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皆名也無以見儀父之爲字也齊子糾鄭子儀子亹子臧子華皆名也無以見子突之爲字也春秋無書字之法邾子克是儀父之子不得謂儀父之名方氏苞曰克與儀父非一人儀父之卒不書至克而後書卒耳儀父之卒當于桓之末年

史稱定哀多微辭而埀意未嘗不顯然昭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春王正月三書公在乾侯公薨于乾侯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則昭公死于客殯而定公受國意如之情事顯然矣六次如晉至河乃復則季氏連結晉之權臣伸縮由己而公束手受制之情事顯然矣城啟陽及屢次用師于邾或書三卿或書二卿則兵權一手掌握而欲吞滅列國以自肥之情事顯然矣兩次會吳伐齊皆書公齊爲仇讎之國三子坐

享厚實以危難之事委其君欲陷公死地之情事顯然矣此皆聖人所親見故備書之當日史官爲季氏之黨阿奉意指未必能詳盡如此

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然有滅同姓而不名者如齊侯滅萊楚子滅夔晉滅虞滅虢是也有失地而不名者如齊人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人滅溫溫子奔衛是也戴記乃出公穀之後拾三傳之緒餘以成文耳學者顧欲據禮以論春秋過矣（滅同姓書名獨衞侯燬然朱子疑爲羨文失國書名獨徐子章禹先母舅云且須闕之闕之無傷于春秋之大義不得以一事著爲定例）惟滅國而以其君歸者則書其君之名如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晉人滅肥以肥子緜皋歸滅鼓以鼓子鳶鞮歸此不過因赴告之辭耳蓋滅國則但以得地告

至其君則但云奔某國不必及其名也以其君歸則須有獻俘之禮不名則不可以告宗廟因而赴告列國魯史書之聖人因而弗削初非名之以甚其罪亦非不名以減其罪也夫遁逃苟免與身爲囚俘其失守宗祧之罪等耳直書而義已見何用名與不名以別其輕重乎

黄東發謂學春秋者只當就春秋之世以求聖人之心此語最合後儒乃動以五帝三王之事律之如彭衙之戰文定謂宜加以文諭不從乃更告之天子方伯不宜遽興師與戰晉悼三駕或謂遠人不服當修文德以來之未聞道敝諸侯以服之如此則當安史之亂唐室只須仗義執言不煩李郭之苦戰而聖人當日遇著桓魋亦可以禮感化何爲微服而過宋乎無怪乎明季

闖寇憑陵畿何垂破而儒臣召對猶以舞干羽爲言者此種議
論則讀聖經乃是喫駁藥何益于救世哉

春秋何以託始乎隱或謂以隱之讓國而賢之或謂春秋託始于
桓王皆非也東遷後弒君之獄自衞州吁及魯桓公始而桓之
弒隱實有以召之寵任羽父及菟裘不早斷馴致大禍故曰爲
人君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春秋凡書城築皆譏無論時不時也城郚城中丘則以怯敵書城
向城諸及鄆則以啟釁書城費城成郛則以三家營私邑書城
漆城啟陽城邾瑕則以恃強淩弱小書城杞則以受役于强大
書其非時與帥師者則罪又甚焉蓋春秋一書聖人特書以垂
戒爲百王法未有無故而書者也魯方百里五所統凡數十百

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城壞而修亦極常事何足重煩聖人之筆乎

外此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爲聖人許之乎曰此春秋以紀世變也天王失政外裔交侵小國不能自立賴桓公修方伯之職帥諸侯起而城之聖人所以不得已而思伯予之亦傷之也降此而城成周抑又甚焉王室內亂流離顛越十年之後又乞城于諸侯書此而天王之孱弱晉伯之怠緩俱可概見此皆有關于天下之大者凡襃貶無關于天下之大故不書

二百四十二年君卿大夫之賢奸善惡千態萬狀而欲執書名書字書族書爵書人書滅書入及日月時等十數字以槪其功罪爲聖人者亦太苦矣不知下筆時費幾許搖頭苦吟竄易數四

而後斟酌定此一字作春秋不亦勞頓乎如此幾同俗吏之引例比律與甑生之咬文嚼字聖人心事光明正大決不如此春秋只須平平看下去自如岡巒之起伏世運十年而一變或數十年而一變聖人第因其世變而據實書之如春秋初年猶以滅邑爲重至其後則滅邑不書而滅國書矣猶有未賜族之大夫須命于王朝至其後列國之大夫無不氏與族者矣春秋中葉猶書諸國伐我北鄙南鄙東鄙至定哀則直書伐我直造國都而四鄙不足言矣荆初年猶舉號繼而書楚人繼而書楚子最後但書楚之大夫兼及吳越南風滋競中夏反受其蔭庇矣列國會盟征伐初皆書君其卿大夫則稱人無有以名氏見至末年而但書大夫之名氏政自大夫出而君位幾如贅旒矣通

春秋之蒐狩皆書公至定哀之蒐狩不書公君無一民一旅其得失皆與君無預矣此皆春秋大變故而聖人書法第據當日之時勢初非設定一義例謂有襃貶于其間也

看春秋須先破除一例字胡文定謂凡書救未有不善此亦不可以一例拘也僖二十八年楚人救衛襄十年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聖人非是許楚乃是罪鄭衛唐討吳元濟而王承宗李師道救之豈得謂許其當救乎僖十八年狄救齊聖人則深罪宋襄齊桓攘狄一旦身死內亂宋襄繼伯反爲搆禍致煩狄人之救聖人葢傷之杜少陵詩云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其意正同例之不可拘如此

凡伐而書次則善其節制僖四年齊桓伐楚次于陘襄元年晉悼

伐鄭次于郜是也次而書侯則惡其妄動莊八年師次于郎以
俟陳人蔡人師及齊師圍郕是也救而書次則惡其怯懦觀望
僖十五年救徐次于匡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
也外裔而書次則惡其窺覘中夏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是也又如莊三年公次于滑則譏其救紀無功定九年齊衞次
于五氏十三年垂葭十五年渠蒢則志其攘伯生事俱要合上
下文之事與辭而觀之則褒貶各見畢執一次字以爲書法之
例何從得見聖人之意

會禮之簡者曰遇非善辭也然亦有褒者莊三十年公及齊侯遇
于魯濟三十二年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桓執謙以就宋魯以
是能得諸侯此褒也他如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則惡

其急于成昏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八年宋衞遇于垂則惡其比周結黨又如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則越禮之甚褒貶不同如此而可執一字以爲定例乎

春秋書初書猶書遂俱聖筆頰上添毫處書初獻六羽以明前此之僭書初稅畝以志横征之始猶繹猶三望是譏其可已而不已猶朝于廟是幸其禮之未盡廢遂伐楚次于陘遂救許遂圍許是志其赴機之捷遂滅賴遂滅偪陽遂伐曹入其郛是志其兵威之暴遂及齊侯宋公盟是志其國事之擅他如曰誘殺曰以歸曰取師曰大去曰棄師曰逃歸曰殲曰戕曰用皆聖人用意下字此其顯然可見者

春秋書地震山崩是爲天下記異公羊得之左氏專指晉者非也

僖十五年沙鹿崩隕石六鷁則專爲宋宋襄創伯六年屢挫折于楚是六鷁退飛之象外災不書以宋有關于天下之故書之

春秋誅貶非特不于一字上見併當於不書處見之如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則下當書云師及衞師伐戎執戎子某歸于京師此理之必然者而其下寂然則魯衞不臣之罪著而戎之桀驁凡伯之失節皆其小焉者矣文八年天王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則下當書云殺公孫敖公子某如京師而其下寂然則魯慢天王爲不臣矣刑誅爲不君而公孫敖之罪不足言矣又如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則下當書云公及晉侯及某某國入京師誅子朝王室復定而其下寂然但書朝猛之迭勝迭負劉單之拮据萬狀直至二十五

年會于黃父期納王則晉失方伯之職諸侯無勤王之義均無所逃而王子朝之罪更不足言矣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則下當書云天王使某侯伐衛殺州吁立公子某而其下寂然直至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殺係衛人自殺立係衛人自立天王不能正列國不能討其罪自著而衛人擅立君之罪反其小焉者矣入春秋失政刑于是始嗚呼此經之所以託始乎隱也

聖人所以不得已而予桓文者只爲桓文是假行天子之事如上書狄伐邢下即書齊人救邢上書狄入衛下即書城楚丘楚三伐鄭而桓公爲檉貫陽穀之會有召陵之師楚合四國以圍宋而文公侵曹伐衛有城濮之戰楚以彭城封魚石而悼公合諸

侯圍宋彭城魯爲齊困非晉不解此如病急求醫縣報殺人而
有司遣人拘究不踰晷刻細撿伯統未興與伯迹既熄以後則
有坐待其斃聽人之白晝劫殺而已矣光景截然大異從此處
著眼而聖人褒貶微意與孟子所謂彼善于此處和盤託出紙
上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朱子註謂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大要皆
天子之事然謂聖人筆削代天子行事者則又非也彝歎張氏
謂春秋非是維王迹乃著王迹之所以熄最得春秋之旨細看
全經如三錫命是奬篡弒褒王言所謂命德者安在列侯上僭
王命內相篡奪而王討不加所謂討罪者安在諸侯不奔喪會
葬而王遣使求車求金典禮一切廢壞聖人只是于此等標明

王迹不行于天下處而誅貶自見如齊桓殺哀姜于夷大義滅親此正是合天討處而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細看一路上文而僖公此舉已是大錯聖人之意明白具見何必去一姜字乃爲示貶乎

列國來朝四十未有書名者獨桓七年穀伯綏鄧侯吾離書名左氏云賤之或又以爲嘗失國林氏曰貶穀鄧遠在方城之外無爲朝魯朝桓諸侯必若穀鄧而後貶皆曲說也失國書名只當其鼠逐苟免之時書之耳穀鄧來朝則現爲君非失國也若謂其以前嘗失國則衞成公出奔顛沛甚矣不聞終成公之世皆書名也蓋桓公簒弑已歷七年至此遠國來朝且兩國更迭來志得意滿接見于廟令史臣書之以爲美談誇詡宋鄭諸列國

聖人因而弗削正以見桓公之自侈大意在責桓非責穀鄧也若責其黨逆則桓公當日歸獄蔿氏事極隱祕天王不加討近隣不問罪穀鄧遠在二千里之外何從知爲簒逆而求之備乎亦可謂欲加之罪矣（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當日以魯爲周公之後故朝魯以求庇而公亦以此自喜鄭魯所畏鄭會鄧而鄧朝魯故書名以震矜之此當日之情事也）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凡無主名及賤者皆稱盜故聶政之殺俠累綱目只書曰盜雖以子房博浪沙之擊史記只書曰遇盜以其大索不獲也左氏曰公孫翩則是明有其人且係貴族何爲不明正其弑君之罪而諱之曰盜乎公孫辰三人以賊黨而猶列其名公孫翩以首禍而顧免于罰且文之錯已殺翩則罪人斯得則當書曰蔡公孫翩弒其君蔡人殺翩以伸討賊之義又何

陝西求友齋

為作此疑獄乎大抵是奸人卒起不意衆疑是三人所爲逮後
或殺或逃而姑以佳霍二人當獄耳其實不可得而指名也學
者寧信經而舍傳爲是

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自是立文宜如此增一天字便
覺不順如王師敗績于郯氏之戎不可云天王師也諸儒泥于
去天爲貶之說遂舍鄭伯滔天之罪而謂桓王不宜以小故興
師自取敗辱有臣責君悖舛滋甚又如僖二十八年兩次朝于
王所義當責晉責諸侯不宜責王而反去天以貶王可乎

春秋書衛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先儒云人者衆辭
言夫人之所得討固然然愚謂責天王意較重討賊係天子之
事列國有篡弒天王當遣方伯連帥討而誅之何待衛人蔡人

齊人之殺乎書人以明一國之私討非天王之公討也由是征伐不自天子出自諸侯出矣

書衞人蔡人齊人之殺弒君者討罪不自天子出矣書齊侯衞侯之胥命命德不自天子出矣皆譏天王之失政也三傳謂善胥命固非張氏洽謂罪齊衞猶落第二義

莊二十九年樊皮叛王明年王命虢公討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此天討之最合者而聖人不書常事不書也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天命之最乖者而聖人不書不告不書也華督亦死閔公之難不書此聖人削之也明季有麗逆案而死闖難者朝廷之贈䘏不及後世史官不列忠臣傳亦是此義

春秋書游觀二隱公矢魚莊公觀社皆非禮也若僖公之泮水則合禮不書矣書立廟二立武宮立煬宮皆非禮也若僖公之修閟宮則合禮不書矣後世歐陽公修唐書于玄宗本紀書幸溫湯至自溫湯或一歲一行或一歲再行詳書不殺全倣春秋之旨

書弒君自然知爲大惡不必以例去公子與稱名以見惡書死君難自然是褒不必以稱名多加責備三傳泥于稱名之說遂于死難諸人毛舉細故譏以此故名之是將忠義抹摋泥于稱人稱國以弒之說謂君爲國人所欲弒是爲亂賊出脫正與孔子作春秋之意反背

昌黎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究終始三字最妙

此卽比事屬辭之法治春秋自宜以經作主但不可于三傳外另造出一傳來如趙氏木訥之經筌則杜撰鑿空更甚矣

終春秋之世天討之見于經者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及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二者而已伐鄭而敗績救衛而無功不書是聖人諱之也他如王師秦師圍芮不書伐翼伐曲沃不書不告也必以王去天爲貶則子突書字又何以稱爲褒乎

春秋之中葉討伐無書王者政自諸侯出也至末季討伐無書公者政自大夫出也定公之初伐齊反書公者陪臣執國命而欲假公以與大夫抗也哀公之世征伐盟會無不書公者大夫復張己專其利而以危難之事陷其君也聖人一字之去留世變存焉皆據實書以爲褒貶者殊錯

陝西求友齋

文定勤云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不知石碏之除州吁當隱公之四年桓王初卽位只告陳使討不聞告王而請討則此時王令已不行于天下矣當春秋末世而輒以五帝三王之事律之敵師壓境而云反躬責己云加以文諭用兵云仗義執言不由詭道此如人饑將死而曰何不食肉糜路逢刼盜而與拱手談仁義其不供人軒渠者幾希

杜氏以伯仲叔季皆字書字皆襃此以加于紀季以酅入于齊蔡季自陳歸于蔡許叔入于許可也他如蕭叔朝公何以書叔宋人執鄭祭仲何以書仲杜氏又云叔與仲皆名然則紀季蔡季許叔何以見其獨爲字乎方望溪曰凡書伯仲皆行次也叔肸宋子哀皆名也可云斬盡葛籐矣

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諸侯死猶名則大夫無不稱名之理大夫
遇難見殺更無不稱名之理左氏以稱名爲貶遂于孔父仇牧
洩冶謂不足貴于崔杼之出奔不稱名以氏告謂非其罪顛倒
已甚且以叔肸爲賢而書字則孔子大聖續經當書仲尼卒不
當書孔丘卒矣
聖人當日何嘗執定以獲麟一句結住只爲是年春適有此事記
了四月遂有陳恆執君寘于舒州六月行弒孔子沐浴請討不
行于是輟簡廢業未幾遂卒是春秋乃聖人未竟之書一切謂
文成致麟與孔子覩獲麟而作春秋俱是憒憒

讀春秋偶筆終　陝西求友齋校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鑒定校閱姓氏

方苞　望溪　桐城人

李紱　穆堂　臨川人

蔣汾功　東委　武進人

楊繩武　文叔　長洲人

楊椿　農先　武進人

程崟　夔州　歙縣人

胡期恆　元方　武陵人

顧陳垿　玉停　太倉人

鄧鍾岳　悔廬　聊城人

王斂福　鳳山　諸城人

盧見曾　雅雨　德州人
黃苑錫　悔齋　無錫人
程嗣立　風衣　安東人
華希閔　芋園　金匱人
秦蕙田　味經　金匱人
鍾　晼　勵暇　上元人
周振采　白民　山陽人
程廷祚　啟生　江寗人
秦大呂　人俊　金匱人
王家賁　素修　山陽人
潘印賜　君佩　溧陽人

潘果賜　君懷　溧陽人

吳志涵　藴千　甘泉人

傅辰三　杭州人

阮咸　卓庵　寳應人

邵之鵬　上九　無錫人

華孳亨　韋軒　金匱人

秦鈞儀　伯芳　金匱人

劉執玉　復燕　無錫人

凡例二十條

一是編名大事表凡春秋之無關於天下之故者皆不錄如交兵止七表其餘如鄭衞陳宋諸國之兵爭則不載遊觀及備四時皆不載伯統未興以前及伯統既絕以後其特盟參盟俱不載以其無所附麗也

一春秋周正夏正紛然聚訟胡文定謂夏時冠周月及蔡氏尚書傳謂改時不改月者皆誤今一本朱子說主用周正而以經傳文之關于節候者列爲時令表庶開卷瞭然夏正之說不煩攻擊而自破矣

一春秋爲魯史其編年自宜用本朝正朔萬無可疑而諸經容有不盡同者如論語說暮春易說卦兌正秋及毛詩春日遲遲四

月維夏秋日淒淒冬日烈烈之類俱是從夏正先儒必欲強而
同之所以後人益增惶惑反使周正之說不信不知諸經中偶
從夏正者蓋民俗語言之習熟撫時道景之切近爾於三代固
通行無忌也今將諸經另列一表附於後庶彼此各不相礙
一杜氏之大有功於春秋者以有長歷一書列春秋年月土地名
一書詳春秋與地爾今俱不可得見謹列朔閏及長歷拾遺二
表以補杜氏之長歷列疆域至犬牙相錯五表以補杜氏之土
地名庶二書燦然復見云
一朔閏表宜列一年之中氣節氣然與經傳不相關涉如冬至爲
十一月之中氣孔氏穎達於僖五年正月朔旦冬至謂去年爲
閏十二月此拘于常歷法閏後之月中氣在朔之說爾不知春

秋時歷法錯亂正自不拘杜元凱已不用此法愚嘗如其說從僖五年冬至按二十四氣逆推之至前一次閏爲僖元年閏十一月月之十一日爲冬至是閏月竟有中氣不必定在前後之朔晦也況節氣中氣須按時刻分數今經傳中止得其日耳從此板板推算一年之內已要差一日兩日積久益無憑準故略而不論

一春秋時歷法錯亂杜元凱長歷俱就經傳上下推校而得與歷代常法不同今于日食置閏二項特據趙東山本以唐大衍歷與長歷並列上下并附元史律歷志所書春秋日食三十七事使學者開卷可知其謬而左傳所書再失閏愈曉然矣

一疆域表止列周王畿及魯宋鄭衞齊晉秦楚吳越十大國其餘

小國不可以疆域言入於列國存滅表內云都在某處爲今之某省某府某縣某年爲某所滅入某國爲某邑庶大小相灌輸有條而不紊云

一春秋列國各有險要如函關爲晉桃林武關爲楚少習齊之穆陵爲晉時大峴鄭之虎牢爲漢之成皐河陽爲唐李光弼死守以固東京之地鍾離爲梁韋叡苦戰以保淮右之方謹列出爲表諡以後世史事使學者知春秋爲後代戰爭權輿庶無失經緯經史之意

一春秋舊有地里指掌圖余謂二百四十二年內强兼弱削大小無定形單就分封時地界畫定某國則晉之范武子封邑在今山東之范縣楚之商邑在今陜西商州之雒南縣瑕關在今江

南和州之含山縣者學者反致不曉今以　本朝府州縣輿圖爲定本注明春秋國邑地名別以朱墨庶學者開卷瞭然當日强弱之勢具見

一春秋列國地形犬牙相錯有以今之一縣而四國錯壤者如山東兗州府之滕縣爲滕薛郳三國及邾之緐邑曹州府之范縣爲齊晉魯衞四國交錯地河南開封府之封丘爲衞之平丘宋之長丘鄭之蟲牢魯之黃池恐繁多難載今以地之東西南北細字分注于上下兩旁其有偏于東北西北東南西南者則書于四角庶地里精細分寸俱可按摹而得

一春秋北方諸國以河爲境見于傳文者秦晉周鄭衞齊六國爲多如秦濟河焚舟郊之戰晉先穀以中軍佐濟平陰之役荀偃

沈玉而濟俱不言其何地他如自茅津濟自南河濟涉自棘津則特志其地名其不言地者乃兩國往來常渡處其特志地名者乃兵出詭道乘人不備故也學者俱弗深考并左傳文法亦憒如矣今特列河道一圖并註明某國濟某處在今某府某州縣東西南北幾里千載河形瞭如指掌而當日行師迂直遠近之勢亦如在目前

一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與禹河故道別案周定王五年己未為魯宣公七年春秋至此恰一百二十一歲適當春秋之半禹河則繞濬縣之西而北流河徙後則繞濬縣之南經大伾山之足折而東流禹貢所謂北過洚水至於大陸河徙後已無之矣今列為二圖各詳註其後庶於春秋之河道無誤

一近來地里諸書首推景范氏方輿紀要高江村春秋地名考及皇輿表皆用之然　皇輿表以晉條邑爲直隸之景州疑穆侯時疆域不到此至以豫章爲今南昌景范已辨之而景范於魯兩平陽俱引盟越后庸事高江村刪一存一遂以宣八年城平陽與越后庸盟於平陽兩地混而爲一又齊曹兩國俱有重丘景范合而爲一於襄十七年衞伐曹取重丘卽注東昌府謂曹東北境之邊邑俱未是今俱一一校正

一晉之中牟杜元凱時已不知其處第云當在河北今開封府中牟縣在大河之南本鄭之圃田地與晉遠不相涉余向日脩河南通志見中牟縣載入佛肸墓以爲笑談乃今檢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及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俱以鄭圃田與佛肸墓一齊

收入承謁襲舛非自今日而然也又班固地里志以楚始封之丹陽謂爲丹陽郡丹陽縣以衞文公所遷之楚丘混入戎伐凡伯之楚丘俱大謬今俱校正

一春秋左傳說禘與大傳小記祭法國語不同杜預稱禘爲三年喪畢之吉祭既大謬而朱子取趙伯循說謂禘不兼羣廟之主單祭始祖與所自出亦未爲得近世萬充宗兄弟既辨之矣而其立說間有未安者謹著論數首參以鄙意以俟後之君子論定

一春秋經傳隔今二千餘年先儒舊說容有未當處經後人之推勘而益精如魯之郊禘明堂位以爲成王所賜陳氏傳良則謂此東遷以後之僭禮惠公請之至僖公始作頌田賦車乘司馬

法以爲句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牛車輦皆具李氏廉則謂句止出一乘之人越滅吳史記以爲不能正江淮以北吳越春秋越絕諸書則謂越遷都琅琊在今山東沂州府日照縣豫章舊說即南昌顧氏祖禹謂春秋之豫章與今南昌無涉余嘗再四推究知後說爲精當不可易然前說相沿已久不容遽革致啟後人妄作之弊今于表及序文內仍以前說爲據另立一論歷引經史發明後儒之說俾學者知讀書當另出手眼而亦不至輕蔑前人庶彼此兩得云

一杜元凱長歷散見註疏內共百餘條愚嘗百方購其書不得迺以意創爲朔閏表以經傳日之干支爲主而用之大小閏之疏密於是乎定後閱趙東山春秋屬辭列大衍歷與長歷錯互內

有長歴云云與疏中所載不同知另有長歴一書東山時猶得見此本而今無之因就向所定者改正二十餘條俱從東山本蓋以今日欲訂定二千年以前之歴日先之以元凱申之以東山兩先生俱終身殫力于春秋決當無誤讀者鑒之

一凡稱引先儒舊說例舉號然苦人不甚曉如張氏洽之爲元德家氏鉉翁之爲則堂呂氏大圭之爲朴鄉趙氏與權之爲存耕孟何之之爲浚南閱積齋或問中遍舉諸人殊費查檢今一從彙纂例俱列其名除先師先毋舅外　本朝前輩如望溪先生暨家宛溪亦從稱名之例庶使人一見瞭然非敢唐突前輩也

一是編凡爲目五十經始于雍正甲寅斷手于乾隆戊辰歴十五年隨手輯成不拘次序家貧客遊假館恆在千里外文成輒識

其處又中間十八項曾經失去重復輯錄最後乃得敘論數十首故所志干支前後不無顚倒文義間多重複欲更刪定程子風衣謂删去便不暢不如仍其舊爲妥且從前之苦心不容遽沒感亡友之遺言附識于此

一余于是編備極苦心亦藉諸賢之力氏族世系官制三表則輯于華師道朔閏一表則經始于華生緯而師道訂成之十二圖則華生江一人之力參校不憚再三則同里沈生岵瞻及鹽城夏生瀛山陽楊生日炳之力爲多將伯之助深爲銘感不敢忘也

凡例終

九河故

也

[illegible]

春秋大事表目錄

錫山顧棟高復初纂輯
同學諸子參訂

春秋時令表卷一 附旁通諸經共七種 尚書 毛詩 易經 周禮 禮記 論語 孟子
春秋朔閏表卷二之一 隱 桓 莊
春秋朔閏表卷二之二 閔 僖 文
春秋朔閏表卷二之三 宣 成 襄
春秋朔閏表卷二之四 昭 定 哀
春秋長歷拾遺表卷三
春秋列國疆域表卷四
春秋列國爵姓及存滅表卷五

春秋列國犬牙相錯表卷六上
春秋列國犬牙相錯表卷六中
春秋列國犬牙相錯表卷六下 附列國地名考異
春秋列國都邑表卷七之一
春秋列國都邑表卷七之二
春秋列國都邑表卷七之三
春秋列國都邑表卷七之四
春秋列國山川表卷八上
春秋列國山川表卷八下
春秋列國險要表卷九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春秋列國官制表卷十
春秋列國姓氏表卷十一
春秋卿大夫世系表卷十二上
春秋卿大夫世系表卷十二下
春秋刑賞表卷十三
春秋田賦軍旅表卷十四
春秋吉禮表卷十五
春秋凶禮表卷十六
春秋賓禮表卷十七上
春秋賓禮表卷十七下
春秋軍禮表卷十八

春秋嘉禮表卷十九
春秋五禮源流口號
春秋王迹拾遺表卷二十
春秋魯政下逮表卷二十一
春秋晉中軍表卷二十二
春秋楚令尹表卷二十三
春秋宋執政表卷二十四
春秋鄭執政表卷二十五
春秋齊楚爭盟表卷二十六
春秋宋楚爭盟表卷二十七
春秋晉楚爭盟表卷二十八

春秋吳晉爭盟表卷二十九
春秋齊晉爭盟表卷三十
春秋秦晉交兵表卷三十一
春秋晉楚交兵表卷三十二
春秋吳楚交兵表卷三十三
春秋吳越交兵表卷三十四
春秋齊魯交兵表卷三十五
春秋魯邾莒交兵表卷三十六
春秋宋鄭交兵表卷三十七
春秋城築表卷三十八
春秋四裔表卷三十九

春秋天文表卷四十
春秋五行表卷四十一
春秋三傳異同表卷四十二之一
春秋三傳異同表卷四十二之二
春秋三傳異同表卷四十二之三
春秋三傳異同表卷四十二之四
春秋闕文表卷四十三
春秋齊紀鄭許宋曹吞滅表卷四十四 齊滅紀始末 宋滅曹始末 鄭滅許始末
春秋亂賊表卷四十五
春秋兵謀表卷四十六
春秋左傳引据詩書易三經表卷四十七

春秋杜註正譌表卷四十八
春秋人物表卷四十九
春秋列女表卷五十終
春秋輿圖
附錄
敘說論考辨目錄
春秋時令表敘
時令表後敘
春秋朔閏表敘
春秋長歷拾遺表敘
春秋列國疆域表敘

陝西求友齋

周疆域論
魯疆域論
齊疆域論
晉疆域論
楚疆域論
宋疆域論
衛疆域論
鄭疆域論
秦疆域論
吳疆域論
越疆域論

列國疆域表後敘
春秋時楚地不到湖南論
晉公子重耳適諸國論
史記於越滅吳後與吳越春秋越絕諸書所載各不同論
春秋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敘
春秋列國犬牙相錯表敘
春秋時厲賴爲一國論
齊穆陵辨
春秋列國都邑表敘
春秋時之滑非今滑縣論
兩楚丘辨

陝西求友齋

春秋時衞莘地爲今東昌府莘縣論
春秋秦自穆公始東境至河宜從史記不宜從鄭詩譜論
春秋列國山川表敘
春秋時藪澤論
春秋時海道論
春秋秦晉周鄭衞齊六國東西南北渡河考
書渡河考後
春秋不書河徙論
春秋列國險要表敘
春秋列國不守關隘論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敘

春秋列國官制表敘
春秋列國姓氏表敘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系表敘
春秋刑賞表敘
春秋田賦軍旅表敘
丘甲田賦論
春秋吉禮表敘
附先師高紫超先生復舅氏書
三傳禘祫說
書禘祫說後
魯無文王廟論

陝西求友齋

辨四明萬氏兄弟論禘之失
辨萬氏季埜論禘之失
禘祭感生帝說
書陳止齋春秋郊禘說後
春秋凶禮表敘
文十二年子叔姬卒論
文十六年毀泉臺論
襄三十一年子野卒論
昭八年葬陳哀公論
定十五年姒氏卒論 附哀十二年孟子卒
桓莊二公不書大夫卒論

左傳喪畢吉禘說
天子諸侯喪禮已廢絕于春秋時論
春秋賓禮表敘
春秋軍禮表敘
春秋嘉禮表敘
春秋譏不親迎論
春秋五禮源流口號敘
春秋王迹拾遺表敘
春秋魯政下逮表敘
春秋晉中軍表敘
春秋楚令尹表敘

楚令尹論
楚子囊城郢論
春秋宋執政表敘
春秋鄭執政表敘
春秋齊楚爭盟表敘
春秋宋楚爭盟表敘
春秋齊晉外尤加意于宋論
春秋晉楚爭盟表敘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論
春秋時楚始終以蔡爲門戶論
晉悼公論

春秋吳晉爭盟表敘
春秋齊晉爭盟表敘
春秋秦晉交兵表敘
春秋晉楚交兵表敘
春秋吳楚交兵表敘
吳楚柏舉之戰論
蔡侯以吳師入郢論
春秋吳越交兵表敘
春秋齊魯交兵表敘
春秋魯邾莒交兵表敘
春秋宋鄭交兵表敘

春秋城築表敘
春秋四裔表敘
赤狄白狄論
戎狄書子論
范爲士會封邑考
春秋天文表敘
書萬充宗黃梨洲春秋日食問答後
春秋五行表敘
春秋三傳異同表敘
春秋絕筆獲麟論
春秋入國滅國論

書萬季埜黃梨洲春秋祔廟問答後

春秋闕文表敘

春秋俱係孔子修成以後闕誤論

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論

春秋齊紀鄭許宋曹吞滅表敘

春秋亂賊表敘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

春秋逐君以自奔爲文論

許世子止弑其君論

孔子請討陳恆論

附先師高紫超先生賊不討不書葬論

春秋兵謀表敘
春秋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敘
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論
春秋杜註正譌表敘
春秋無書字之法論
春秋人物表敘
鄭莊公論
鄭莊公後論
鄭莊公第三論
衞石碏論
晉狐偃趙衰胥臣論

鄭燭之武論
衛蘧伯玉論
列國諡法考
春秋列女表敘
衛夷姜晉齊姜辨

春秋大事表目錄終

陝西求友齋